

彼岸的目光
BI AN DE MU GUANG

彼岸的目光

——晚清法国外交官方苏雅在云南

李开义 殷晓俊 /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彼岸的目光——晚清法国外交官方苏雅在云南 / 李开义, 殷晓俊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2.5

(彼岸的目光)

I. 彼… II. ①李…②… III. 云南省-地方史-史料-近代 IV. K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2681 号

责任编辑: 黄凡

封面设计: 高伟

版式设计: 陈柳

书 名: 彼岸的目光——晚清法国外交官方苏雅在云南

著 者: 李开义 殷晓俊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印 装: 云南国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220 000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书 号: ISBN7-5415-2207-4/K·82

定 价: 20.00 元



李开义 又名李开毅，1983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专业毕业，长期从事报纸副刊编辑工作，现为主任记者，云南日报社《大观周刊》副主编，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所写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曾在省内外报刊发表，其中报告文学曾获云南省首届文学奖。

殷晓俊 1982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1986年在云南外贸公司工作。1988年在中外合资企业工作。1989年“下海”，在街头摆摊修自行车。1994年组建私营公司，代理外商产品。1996年发现昆明晚清历史照片并将使用权购买回中国。1998年至今，对老照片进行考证工作并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组建了私立昆明晚清照片长期陈列馆。



B138

24730/03

前 言

写这样一本书，是很偶然的事。

那是1997年11月，殷晓俊从法国买回一批老照片。那些照片是一百年前晚清法国驻云南领事弗朗索瓦·方苏雅在云南等地拍摄的。照片尽管是一百年前拍摄的，经过放大后却依然清晰：昆明古城、芸芸众生、毫无表情的商人和小贩、困苦不堪的挑夫、目光茫然的手艺人、衣不蔽体的乞丐、身着锦衣的高官贵人、身首异处的尸体、枭首示众的血淋淋的头颅、站笼里双目紧闭的死囚……这些照片从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司法、军事，到城市建筑、婚丧嫁娶、春耕秋收、日常生活、社会风貌，无不包含，完全是一卷百年前中国社会历史风俗画。

1997年12月5日，《云南沧桑话百年——1896-1904年晚清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雅历史照片展览》在云南省历史博物馆展出。这个由中国云南对外文化交流中心和殷晓俊等人联合举办的展览，在昆明引起巨大轰动。11万昆明人扶老携幼，纷纷赶来观看展览。

在老照片前，人们震惊了！

一幅幅照片，在人们眼前瞬间复活了一座百年前巨大而陌生的昆明古城，并以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把人们卷入一百年前古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人们似乎置身于一个历史的黑洞中，分不清眼前的是现实，还是历史。

对年轻的云南人来说，对昆明的记忆和想象是有限的。面对照片上如此浩大的昆明古城，那些纷至沓来的人群，那些令人永世难忘的眼神，人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原来一百年前的昆明城，一百

年前的昆明人，是这个样子！一幅幅照片勾起人们对童年和往事的深远回忆和想象，从照片上人们看到了一个有些陌生、有些遥远却又与他们生命、精神和情感流程相关联的世界。

面对这些照片，每一个人都陷入深沉而肃穆的沉默中。

尽管照片上那些轰轰烈烈的场面、熙熙攘攘的人群以及壮观的昆明古城，都随着时间的远去，永远消失了，老照片却告诉人们一种历史的客观存在以及这种历史的延伸。

1839年，法国人达盖儿发明了摄影术，几十年后，方苏雅就在边远的中国云南拍摄出如此触目惊心、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各个角落的照片，真让人不可思议，难以置信。中国故宫博物馆现存最早的照片，是拍摄于1898年的慈禧御照，还有就是1901年反映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五张阅兵照片。而方苏雅的照片摄于1898~1904年之间，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质量之好，实属罕见。这些照片没有出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是出自天远地僻的云南，这就更让人觉得异乎寻常了。专家考证后认为，这批照片是亚洲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和地区概貌的纪实性照片，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1998年10月，殷晓俊将这批照片送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这个题为《世纪回首》的展览，不仅吸引了9万中外观众观展，而且接受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检验，得到很高的评价。我国著名史学家史树青说：老照片的发现，“依我们考古的人看来，以近代史文献看来，并不亚于敦煌文献的发现”。有的专家称这批照片是像《清明上河图》一样的形象的中国晚清史。一时，北京的报纸、电视、广播纷纷争相报道老照片和殷晓俊，老照片上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殷晓俊被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主持人敬一丹采访报道，成了新闻人物。方苏雅老照片的发现，顿时成为轰

动中国文化界的一个重大事件。

此后，殷晓俊又将老照片运到西安、郑州、重庆、成都展出，同样引起轰动。

最近，香港阳光卫视的杨澜又对殷晓俊进行专访，并在卫视播出，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强烈反响。

方苏雅是随着老照片的出现而出现的，他像一条百年沉船，被人们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水面。

今天，方苏雅老照片已为世人所知，成了认识、研究中国以至云南的珍贵文化遗产。而老照片与方苏雅，对于中国人来说仍是一个谜。

即使在法国，人们对方苏雅也难于判定，莫衷一是。因而在一次展览中，有人这样写道：“他是外交家？探险家？摄影家？”三个大问号，把问题留给了观众，也留给了历史和今天。

虽然一百年前方苏雅进入云南时，他惊奇地“发现”了云南，但那时的云南是什么样？他又是什么样呢？

当年，方苏雅是以法国殖民政策执行者的身份出现的。而他为什么拍了那么多的照片？其意图和动机是什么？为什么回国后，他深藏照片，秘不示人？他与中国，尤其是云南究竟有着怎样复杂、深厚的关系？回答这一连串的问题，找到一百年前真实的方苏雅和云南，这成了本书的谜底，也是远隔一个世纪的回眸。当年的方苏雅和云南，依稀又渺茫。方苏雅似乎只是老照片上的一个影子，云南府只是一个符号。这本书的写作，便成了进入遥远历史废墟中的一种寻访。

好在方苏雅留下了不能改写的历史照片，留下了孤独寂寞中在云南写下的大量日记、书信、札记。殷晓俊想方设法寻找到了这些珍贵的资料，并请北京的专家和他的妻子王益群将它们译为中文；

殷晓俊还对方苏雅离开云南时的路线和当年方苏雅拍摄老照片的地点，进行实地考察、考证，从而渐渐走进了方苏雅的世界。方苏雅和云南像一张陈年的老底片，经清洗、放大后，呈现出清晰的图像。

当然，方苏雅毕竟是一个殖民政策的执行者，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和隔膜，他眼中的中国云南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甚至鄙视，他对中国云南的记述难免有变形、夸大的一面。而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在一百多年前就来到云南，并且前后历时九年，这种经历使他与别人不一样。正如他自己所说：这儿没有任何广告，它以真实的面目来介绍这个国家，来满足我这方面的需求。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我还只是雾里看花，朦朦胧胧。我看到了一些形象，尽管是模模糊糊的，但已足够令我相信：过去那些描写中国的人，甚至在那些开放的城市居住过很久的人，事实上根本未能深入这个国家。正像那些美丽的鱼，一旦离开水面，接触到空气，虽然还保留着它们的外形，但却再也不是水中的鱼了。他用西方人独到而深刻的眼光，对中国云南的社会生活进行了长期观察，并拍下大量纪实照片，写下大量日记，尤其是记述他亲身经历的事件，耳闻目睹的事实，以及对云南惊奇“发现”的文字，都有一种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今天，我们以此作为一面镜子，回顾晚清社会生活，从中可以看见太多的东西。

这本书根据方苏雅的照片、日记、信件，法国外交部档案中的有关资料，法国方苏雅遗产协会的资料、与该协会十几名成员的交谈记录，以及对方苏雅当年拍摄照片的三百多个地点进行实地考察的记录，并在查阅了云南省档案馆近百件（卷）资料 and 大量文史书籍的基础上写成。

本书实际上记述的是方苏雅眼中的中国云南，是方苏雅日记和书信的一种补充、一种解读，同时也是在云南社会历史深处的一种探寻。



目 录

- 001 没有写完的自传
016 漫长的探险之旅
038 看这个西方人
077 壮观的云南府
123 震惊世人的昆明大火
221 “离轨”的滇越铁路
270 在昆明的时光
305 最后的日子
- 332 附录
 一、方苏雅年表
 二、方苏雅主要照片目录
- 340 后记

没有写完的自传

离法国南特市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幽静的小乡村贝里尼。这里树木葱郁，绿草如茵，空气清新，像法国画家笔下的一幅乡村风景画。在一片丰茂的树林中，有一幢别致而独特的中国式小楼。房主人为这幢富有东方情调的小楼，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小中国”。

在当地人看来，这是一幢有些神秘，透出东方文化气息的建筑，里面似乎藏着一些秘密和宝贝。

房主人是位满头白发的古稀老人，却身体硬朗，腰板挺直，尤其是那一双炯炯有神、锋芒逼人的眼睛，显得与众不同，透着一股凛然的威严，使人不敢轻易与他接近。他深居简出，过着隐居般的日子。有时，他在屋外草地上独自沉默踱步，有时在树下静坐冥想，沉浸于遥远而难以抹去的往事之中。人们猜想，老人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使他内心深处隐藏着难以表达的复杂情感和一种难以名状的

情绪。

1935年7月4日，老人安然病逝，在当地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惊动。他的妻子、友人和村里人为他举行了简朴的葬礼。人们虽然知道他是一位外交官，但不甚了解他传奇般的人生经历。

逝世的老人名叫奥古斯特·弗朗索瓦，还有一个儒气十足的中国名字：方苏雅，有时写成弗朗索瓦·方苏雅。他是1896~1904年法国驻云南府（今昆明）的名誉总领事。老人没有后代，生前只有两个

方苏雅与比自己年轻 20 多岁的妻子埃莲娜·马尔芒女士在一起。马尔芒的优雅与方苏雅的略显拘谨以及两者间的小圆桌隔开的距离，恰如其分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男女关系”。



最亲近的人，一个是一生不渝爱他的妻子埃莲娜·马尔芒，另一个是侄子皮埃尔·赛都。

赛都童年的许多日子是在“小中国”度过的。那时他常听园丁、司机满怀敬意地谈起已故的姨父方苏雅，仿佛他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人们还说“小中国”有一间阴曹地府般的房间里面藏着许多稀奇的宝贝。

一天，小赛都蹑手蹑脚地穿过走廊，爬上二楼，推开一个房间的门，看见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世界。房间里完全是一个亚洲、尤其是中国珍稀物品的陈列室，摆满了各式中国家具、装饰品，其中有鳄鱼、食蚁兽、海马的标本，有鸵鸟蛋、豹子头、带头盖骨的羚羊角、犀牛角，有从黑旗军手里缴获来的大炮、三叉戟、喇叭口火药枪、火枪、毒箭、匕首和日本军刀，有日本戏剧的面具……在橱柜中，还有中国的转经筒、喇叭、鼓、抓跳蚤的工具、鸦片烟枪、瓷器、二胡和其他许多不知名的工具和乐器。

姨母马尔芒女士不准赛都动这些宝贝。对于姨母，人们都称她为

“修道院院长”。自从方苏雅去世后，她总是小心翼翼地锁着这些宝贝。对外人来说，这些宝贝好像是来自阴曹地府的怪物，而对她说来，它们是不能触动的神圣纪念品。那是她和姨父方苏雅生命情感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她晚年情感生活的寄托。赛都感到，姨母对姨父方苏雅始终保持着深深的怀念和几乎是宗教般的崇敬。

一天，马尔芒从珍藏的箱子里拿出一本相册，小心地打开，轻轻地翻给赛都看。赛都看到了一些不连贯，却新奇有趣、激动人心的画面：中国帆船、楼阁、狗、五角水牛、领事馆前的门卫、越南人、官员、苦力、乞丐，还有姨父方苏雅身穿清朝官服的照片，挂在墙上的头颅、身首各异的尸体。赛都惊呆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后来，赛都从父母那里听到了姨父方苏雅一生的传奇经历，尤其是回国后在“小中国”的生活情形。

从中国回到法国后，1904年4月23日，方苏雅在巴黎和小他二十多岁的典雅而美丽的埃莲娜·马尔芒小姐结婚，第二年便隐居法国南

身着中国官服的方苏雅。



部乡村贝里尼。

方苏雅在乡间的生活是闲适而平静的，但也伴随着一种失去权力和工作的郁闷。尤其刚开始时，他像一个从远方战场归来的老兵，郁郁寡欢，烦躁易怒。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他胸中的块垒慢慢地消散了，神情也渐渐地平和下来。他时常到湖中泛舟，享受宁静。在家里戏弄白斑狗玩，有时也会见老朋友。在寂寞时，他重温在中国养成的打猎的嗜好，拿出猎枪到周围山林中打野兔和山雀。

然而，在中国，尤其是在云南近五年的生活，已成了他生命中极其重要的部分，成了一种割舍不掉的情结，这使他经常沉浸于往事而不能自拔。他终日摆弄着从远东收集、远渡重洋带回的东西，经常阅读在中国写下的日记、书信和笔记，从中寻找过去的记忆和生活。

一天，他忽然决定撰写回忆录，以对自己的外交生涯和生命历程作一个总结和交待，并说“对现代史作贡献，出版几本从未发表过的书”。他开始整理日记、书信、资料，坐在树下沉思，在静谧的湖

畔遐想，构思回忆录。有人希望他写的回忆录能“概述中国”，而他仅想介绍在中国云南的外交生涯，并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地写出来，结论留给读者和历史。

就这样，他断断续续地写了很多文字，但许多是只有开头，没有结尾的草稿，有时，又以不同的角度和叙事方式写同一件事。后来，他搁笔不写了，那些文字最后统统放进了他的箱子中。他为何中止了写作？是由于原来孤独而产生的疯狂的写作欲望丧失，因疲倦、缺乏信心而戛然中止，还是有些往事和历史难以下笔，怕“颠覆性的见解”给自己引来新的分歧和矛盾，甚至迫害？人们不得而知。方苏雅只是轻松地说“灵感已去度假了”。总之，无人真正清楚他没有写完回忆录的直接原因。

对方苏雅来说，中国永远是他的梦，他的人生与中国密不可分。他一生最难忘的日子是在中国度过的，那些波澜激荡的经历，刻骨铭心的往事，令他念念不忘，魂牵梦绕。尤其到了晚年，他对中国的回忆尤为强烈，以至在最后的日子里，



方苏雅晚年在“小中国”身穿中国官服留影。拍下此照片后不久，他便离世，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可见他浓重的中国情结。

他还身穿中国清朝官服，坐在“小中国”门前，拍下最后一张照片。不久后，便去世了。

去世前，他把妻子马尔芒叫到跟前，这个平时硬朗倔强、不轻易流露感情的老人，此时有些动情。他把装在紫檀木箱里的110幅玻璃底片，6本影集上的上千幅照片，在中国昆明拍摄的6毫米31分钟的纪录片，一部带皮腔的6×6玻璃干片照相机，以及中国皇帝授给他的勋章，这些他视为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交给妻子马尔芒，并叫她照顾好，然后，安然地闭上了眼睛。

方苏雅去世后，马尔芒没有再婚，她像呵护生命一样，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方苏雅的珍贵遗物。这些遗物伴她度过了漫长而孤独、充满对方苏雅怀念的整整半个世纪的日子。

直到1974年，年迈的马尔芒女士感到来日不多了。她没有子女，担心死后无人照管方苏雅留下的珍贵遗物，便把一部分遗物依依不舍、分门别类地捐给法国的巴黎人类博物馆和吉美等四个国家博物馆。去世前夕，她特别郑重地把方

苏雅拍的照片和6毫米31分钟的电影胶片，交给了惟一的亲人——侄子皮埃尔·赛都。

马尔芒逝世后，一天，赛都在清理姨父家中的废纸时，偶然发现了方苏雅的手稿，从断简残篇中，读到了方苏雅在中国和越南，特别是在云南的生活记录，看到了百年前东方世界——中国上演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

他震惊不已，并深刻意识到方苏雅照片和手稿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于是用了三年时间潜心研究，并把它们整理出来，于1989年出版了图文并茂的《领事的眼光》一书。

为了更好地保护方苏雅留下的财富，他还组织并成立了奥古斯特·方苏雅遗产保护协会。该协会1989年把方苏雅的110幅玻璃底片制作成照片，拿到欧洲各国巡回展出，引起巨大的轰动。

展览结束后，赛都想到了遥远的中国云南——姨父方苏雅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为了看看姨父方苏雅当年生活过的地方，同时也想把姨父的老照

片拿到昆明展出，1996年6月，赛都飞到中国云南，因而有了后来与中国云南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的联系，有了殷晓俊三度赴法、出巨资抢救老照片的事，有了方苏雅老照片在昆明、北京、成都等地展出，引来数十万人观展的轰动中国的文化事件。

随着对方苏雅认识的不断深入，方苏雅渐渐从历史深处走出。

1857年8月20日，方苏雅出生在法国洛林地区吕内维尔城。他的祖父是地主，父亲是一个殷实的呢绒商人，母亲是一位中产阶级的贵妇人。

13岁时，德国入侵法国洛林地区，方苏雅的祖父、祖母在战争的苦难岁月中相继病逝。就在停战协定签字之日，他的母亲因家里不断出现的灾难以及劳累，死于肺病。母亲的去世给他带来沉重的打击，从此心头蒙上了浓重的悲剧阴影。这种经历和遭遇，使他从小就感受到在战争中生存的不幸和艰难。后来父亲把他送到当地有名的南锡林业学校预科读书。正当他准备参加入学考试时，其父却突然